

兩會採訪手記

一連兩星期的全國人大及政協會議，如常以總理李克強的記者會終章。香港電台中文新聞部今年一共派出四位同事到北京採訪，有經驗老到運籌帷幄、有初試啼聲勇氣無盡。他們的感想，或可令大家對這個每年一次的政經焦點，當中採訪的辛勞與技巧，得窺一鱗半爪。



大會堂眾裡尋他 (文采揚)

每次人大或政協召開全體會議，人民大會堂都變成戰場，上演一場又一場追擊戰。

有次與同事守候時，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人群中走過，我才剛要起步追過去，同事已用媲美劉翔的速度跑到其身邊，雙手分別按開錄音機與手機，口中喊出問題，行雲流水的動作，是事前反覆練習與準備的成果。

由開口問，到被工作人員攔下，很多時都是幾秒間的事，對方會否開金口，視乎問題是否「正中下懷」，最終那天李源潮留下一句「中央一直支持香港發展」。

想「野生捕獲」目標，清楚他們會行經甚麼地方亦非常重要，大會堂內的「食糊位」多為「洗手間外」，皆因「廁所位」幾乎是進入會場的必經之路，亦有政要準備回應大自然呼喚時，被一眾記者截擊。

在人民大會堂，要成功眾裡尋他，事前準備、臨場反應、經驗、運氣缺一不可。



*** *** ***

燈火闌珊處 (周曉暘)

有前輩形容，採訪兩會猶如玩電子遊戲機時「打大佬」，務求逐一採訪主要官員，其中一個就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。今年有兩次採訪王光亞的機會，一次偶遇洗手間外，一次安排大會堂中。

主管港澳事務的領導人，每年在兩會期間都會與港澳政協會面。會面只有首數分鐘開放給傳媒拍攝，其餘時間都是閉門，記者只能在外等候。

當日就在政協委員進進出出洗手間之時，王光亞突然出現；相信他當時剛洗完臉，滿臉是水，準備從專門讓官員進出的側門返回會場，但

工作人員竟然認不出他，要求他與其他政協委員一樣從正門進入。就在這刻，我與一名電視台記者立即上前追訪，問他對旺角騷亂及明年特首選舉的看法。這是他首次就這兩件事表態。

事後兩個記者作「賽後檢討」，都認為能訪問王光亞，其一是運氣，其二是我們時刻都處於「作戰狀態」，器材全程跟身，否則即使王光亞出現，身上沒有攝影機或錄音機，就只能無奈目送。



除了器材，腦海中亦必須準備好問題，作「條件反射」式提問。以往曾聽說前總理溫家寶出現在某行家面前，但她當時想不到問題，最後只與溫家寶握手，白白錯過寶貴的機會。由於在追訪過程中，官員往往都是邊走邊說，因此提問必須精簡，否則恐怕未問完，官員已經離開了。

這次「洗手間外的偶遇」，只得我與另某媒體得手，其他行家則失諸交臂。港澳辦其後罕有地向傳媒發短訊，「友情提示」王光亞在列席全體會議前，會經過人民大會堂的北大廳，記者可以到場等一等。如此難得的機會，各傳媒都「駐重兵」，派多人在不同位置守候。

最後王光亞「企定定」在北大廳的採訪區接受提問，但只答了一條問題，工作人員就拉走他。香港傳媒當然不會就此滿足，在旁守候的多名記者立即衝前追問，外交官出身的王光亞當時「哈哈」笑了幾聲，身旁的工作人員則不停推開記者，最後在重重包圍下，王光亞簡單回應

有關退任的問題。

無論是「偶遇」抑或事先安排的採訪，事前準備和部署必不可少，稍有鬆懈的話，千載難逢的機會就會流走，令人空留餘恨。

*** *** ***

十年記者七年等 (林家萍)

自今年二月始，我首次駐京，不時覺得做港聞的經驗，在北京並不管用：即使關乎民生，例如環保和重建等問題，若非當局主動召開記者會，平常是難以獲得官方回應，更遑論接觸到有關官員。所以在三月的兩會，不論中央或地方主要官員都齊集北京，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。

除了在人民大會堂的全體會議，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，還會分散於京城京中，舉行小組會議。某天收到上司的建議，可以跟進浙江省拆十字架事件，並告知我政協宗教組的開會地點。

到達後，對比起其他組別，發現宗教組開會的地點保安嚴密，亦比較神秘。以港區人大和政協小組會議為例，他們部分會議會開放給傳媒旁聽，即使不公開，傳媒亦可在會議室外等候，趁會議開始前後，代表進出時採訪。但這政協宗教組會議，從來不供開放旁聽，甚至會場大樓不讓傳媒進入。當時在門外遇到友台行家，唯有冒著寒風守候。

苦等兩小時，同場其他組別會議結束，委員紛紛離開，但仍未見目標人物出現。保安告知，中心有多個出入口，心中焦急兼又「打定輸數」，

不知宗教組何時結束，也不知目標人物由哪個出口離開，可能「食白果」。

後來看到穿著袈裟的政協委員，打聽下得知宗教組政協，在不遠處的下塌，於是移師酒店門外等待，才能訪問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房興耀，談浙江大規模拆十字架的問題。若非兩會，能面對面採訪的機會近乎零，那報道便不如現在完整。

在內地採訪並不容易，我這駐京初哥仍在摸索中，把握每個機會，報道有意義的內地新聞。



*** *** ***

衣帶漸寬終不悔 (陳妙玲)

參與兩會採訪 8 年，一半時間都要兼任採訪小隊小頭目的工作，要完成任務，學會「調兵遣將」是第一步。

僅以採訪人數相比，香港電台的兩會小隊人數不過 5 人，面對香港各大傳媒派出 16、17 人的採訪大軍，別說要從中取勝，想力保不失，首要是將勤補拙，亦要了解各隊員的長處，知人善任，再加以訓練，才能「雙拳敵六手」。

大量的預備功夫，要在出發前做好準備，包括每年擬訂的新聞重點，在人大和政協代表中，找出合適回應的人選，將目標人物的肖像製成圖表，分發予隊員，預先帶首次採訪兩會的「新鮮人」，熟悉採訪地

點的「地形」，學習在大會堂內「走位」，都是作為小頭目的我，每年必不可少的事前工作。

紙上談兵過後，在實戰中，能靈活運用各種「戰術」，各人發揮如「獵犬」般的洞察力，要細心觀察對手的動態，互通情報、隊員間互相配合和提醒，要充份發揮團隊精神下，才能運籌帷幄。

兩會採訪雖然每天要雞鳴即起，甚至在開幕和閉幕日等大日子，日出前出發，在大會堂門外攝氏零下的氣溫中，餐風飲露排隊，以便佔有最佳的採訪位置，一直至夜闌人靜也未能就寢，未曾參與其中的人，實在無法體會這種身心交瘁的苦況，但偶爾出奇制勝，以少贏多，發掘具報道價值的新聞，成為當日的報道焦點，箇中的滿足感，也是筆墨難以形容。



能見證大時代，與來自全球的記者比併，這種經驗實在難得，兩會的採訪，令人又愛又仇，大會堂也是令記者急速成長、提升 EQ 和 AQ 的最佳格鬥場。

香港電台中文新聞部

3.2016